



【文人谈】

## 樱花时节的阅读印象

□薛原

我感觉青岛樱花盛开的时节越来越提前了。留在少年时的记忆,去中山公园看樱花往往是在五一劳动节前后,现在四月初,公园里的樱花就开始含苞绽放——这是指单瓣樱花,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单樱。单樱盛开的日子也就十天半个月,怒放的樱花就从绚烂归于凋零。不过樱花凋落后双樱——也就是复瓣樱花就接续盛开了,而且盛开的花期要长一些。走在公园樱花大道上,看着眼前盛开的樱花,总会想起作家何为的那篇散文《樱花之忆》。

读书也是读城市。在我的阅读记忆里,描写青岛樱花的散文,何为这篇是给我印象或说记忆最深的。至今难忘1980年前后,还是中学生的我,在书店遇到何为的散文集《临窗集》的情景。这本《临窗集》所收散文刻在我记忆里的有两篇:一篇是曾成为高考语文试卷作文内容的《第二次考试》,一篇就是描写青岛中山公园樱花季的《樱花之忆》。

何为写《樱花之忆》是在1960年5月,且不谈这篇散文的主题或说内容,仅谈他描写的樱花盛开的情景,每次赏樱花时想起来仍然引我共鸣——

“一大片一大片艳丽夺目的樱花,像桃色的云,像迷茫的雾,像透明的泡沫。比飞絮更轻柔,比雪花还要耀眼……繁花似锦,就压在你的头上,你仿佛感到整个身体轻灵地浮泛在樱花的海洋里。温柔的樱花似乎要把你轻轻地从地面上托起来。”

樱花盛开的场景依旧,变化的是公园樱花大道的路面——

一直到1975年前后也就是我少年时的记忆,这条樱花大道还是和何为的描写一样:“这是一条从南到北修长平坦的黄沙路,路旁两边密密层层全是樱花树,树身不高,有些低垂的丫枝能碰到你的眉梢。”再后来,这条黄沙路变成了沥青路。路旁的樱花树也变得高大,也少有可能碰到眉梢的低垂丫枝了。

在我的书架上有一本《客居青岛》,收入了闻一多、王统照、沈从文、郁达夫、老舍、梁实秋、苏雪林等现代作家关于青岛的散文,之所以书名以“客居青岛”为题,是因为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,或因为在当时的国立山东大学任教,或来青岛旅游,留下了关于青岛的印象和记忆。其中也收入了何为的这篇《樱花之忆》。在这些曾“客居”青岛的现代作家里,王统照其实不属于“客居”,因为他不同于老舍、梁实秋、沈从文他们或住在山大的教师宿舍里、或是租住本地人的房子,王统照是住自己家的房子,而且他在青岛的房产还有多处。

王统照关于青岛留下了一篇颇长的散文《青岛素描》,此文写于1934年3月,他不是从本地人的角度来写,而是以“客居”者的身份。他说他已经有几次来青岛的经验,不是初来此地的生客。这一个春季,他特别在青岛借住于友人家中,使他看到以前所未曾留心的人物……在此文里,他也写到了每年四月盛开的樱花,还有十分热闹的车马游人。

之所以说王统照于青岛不是客居作家,

是因为他在青岛居住的是自家房子。现在青岛观海二路的“王统照故居”就是他1927年定居青岛购置的房产。王统照(1897-1957)是山东诸城人,1918年考入北京中国大学预科,1921年与沈雁冰、郑振铎、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。1927年定居青岛,1934年赴欧洲并在英国剑桥大学访学,1935年回国后担任《文学》月刊主编。1937年至上海先后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暨南大学,并在开明书店担任编辑。1945年回青岛,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。1949年后由青岛去济南,担任山东省文联主席、山东省文化局局长等,1957年病逝于济南。王统照的父亲曾经在青岛经商,他之所以来青岛定居就是因父亲留下的遗产。

在《青岛里院》一书里,关于王统照的房产也有档案解读:王统照除了青岛观海路二路“王统照故居”这处房产之外,还曾是一处“青岛里院”的业主。“青岛的里院业主多为富商,少数为政要,文人当业主非常少见。”读《青岛里院》一书,关于王统照作为里院业主的一段文字引起我的兴趣:1934年底的《青岛市市区第二区里院整理会会员名册》里就有王统照的大名——该名册显示王统照是里院“裕德里”的业主。王统照的“裕德里”位于青岛上海路与陵县路交叉路口,距离他观海二路的居所步行约20分钟路程。

“青岛里院”郁达夫等人关于青岛的文章里都写过。臧克家1933年元旦描写青岛里院“平康五里”的诗《神女》也给青岛里院留下了别样的记录:根据《青岛里院》一书的解读,臧克家在青岛读书期间,他的两位室友经常出入烟花柳巷,回来后向其述说了那些“神女”们的情景。后来,臧克家去了一次“平康五里”,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,写下了《神女》这篇佳作。臧克家与王统照一样,也是山东诸城人。他于1929年秋考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,1930年参加青岛大学考试,数学考了0分,而中文考了98分,被中文系破格录取。当时中文系系主任是闻一多。臧克家在青岛大学(山东大学)就读期间,出版了新诗集《烙印》。

对我来说,樱花盛开的时节漫步公园樱花大道,既享受着樱花云海,也回味咀嚼着相关的阅读印象和记忆。花开花落终有期,但以往阅读的记忆难以淡忘,而且在每次的记忆重温 and 经典重读里加深着文字描绘的画面印象。作家用文字雕琢的樱花没有凋零的日子,这也是纸本书阅读的感受。

漫步樱花树下,纷扬的花瓣与泛黄的书页在记忆深处交织出奇妙的纹路。那些生长在文字里的樱花,早已超越了季节的轮回。当王统照在《青岛素描》中记录下上世纪三十年代樱花树下的喧哗市声,他们或许不曾料到,这些墨痕会化作城市的年轮,仍在百年后与游人对话。如今我们透过纸页触摸到的,不仅是作家们的凝视,更是一个时代与另一群阅读者相遇时震颤的共鸣。

樱花年复一年将枝头染成云霞,而文字始终以恒定的姿态等待破译。或许这正是阅读最动人的魔法——它让转瞬即逝的芬芳在纸页间凝固,让每个樱花盛开的季节都成为与往昔重逢的节日,在阳光下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。

□青衫

几年过去了,一想起那次旅行,依然心有感慨。

闺蜜四人,好不容易商量妥了,要趁假期一起结伴去云南旅行。我们好兴奋啊,一起做攻略,策划出行的路线,细致到每一个公交站点,每一餐吃什么,每一晚住哪里。然后我们终于定下了机票。又一起去商场买了新衣服、新鞋子——美美地拍照才好看啊。接下来就是期待着出发的那一天了。

是不是很美?我们也觉得此行必将是

我们今生难忘的记忆。

可是接下来,画风变了。

玉霞的婆婆忽然住院了。她婆婆今年八十五岁了,身体一直很好,近日偶感不适,一检查,发现已是胰腺癌晚期。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啊!一家人慌了,玉霞更是难过。婆婆待她如女儿般好,她哪还有心情去旅游啊?就想时刻陪伴在婆婆身边。她告诉我们:“退票吧,我不能去了。”虽然我们心里也觉得遗憾,但是也感同身受,换位思考一下,谁也不能那么没心没肺吧,在婆婆病重期间还能有心思旅游。在家人的健康面前,什么都是浮云!我们三人支持玉霞做出的决定。

人到中年,谁不是为家人和工作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?即使玉霞不能去了,我们三人去也不错。可是这样退而求其次的心愿,依然难以达成。小颜是一家单位的中层领导,就在临行前三天,单位出了事故,一位工人在作业的时候不幸出了事故,小颜得留下来配合做事故调查。

得到消息后,我心里的沮丧瞬间如海潮般汹涌。无数个冬夜,我们幻想着在鹅黄的春天,等一树的茂盛;也在碧绿的夏天,希望去看看满坡的金黄麦浪,可是我们总在长长的季节期盼中错过了当下。好不容易这一次有了离家的勇气,想不到这“蓄谋已久”的行程里,小颜和玉霞,又要留下遗憾。

说好的四人行变成了两个人,我好担心小可再有事。小可微微一笑:“计划没有变化快,这就是中年人的旅行。既然是这样,两个人就两个人吧,就让我俩替她俩看风景吧。”

俗话说人到中年万事休,其实不是这样的。中年人,上有老下有小,在单位担负着承上启下的作用,在家里也是顶梁柱,唯独自己却有可能成了最容易被割舍的那部分。

小可和我终究还是拖着行李箱去了机场。舷窗外云海翻涌时,我忽然想起出发前夜,玉霞在病房走廊给我发的语音:“替我多看看苍山的云,听说那里的云会讲故事。”她的声音裹着消毒水气息,却像一根柔软的丝线,将散落的星辰重新串成银河。

我们在洱海边遇见同样独行的背包客,在古城客栈结识带孩子出游的单亲妈妈。每个擦肩而过的中年人都揣着相似的故事——有人刚送走病重的父亲,有人公司正在裁员,却仍在篝火晚会上笑着跳起三跺脚。当晨曦漫过蝴蝶泉时,小可突然指着石板缝里钻出的野花:“你看,被千万人踩过的土地,照样能开出春天。”

返程那天,玉霞的婆婆安详离世。飞机穿越积雨云剧烈颠簸时,我握紧扶手的掌心全是汗,却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惊慌。或许中年人的旅行从不在山高水远,而在于穿过生活的雷暴区时,终于学会在摇晃的机舱里,替缺席的同伴看完云层之上的晴空。

后来我们四人的群名改成了“苍山未老”。每逢谁家孩子升学,父母住院,总有人发来洱海的月,雪山的雾。那些未能同行的遗憾,最终都化作了彼此生命里温柔的导航灯——在每一个需要负重前行的路口,提醒我们记得抬头看看云。毕竟人生如逆旅,而中年人的行囊里,除了责任,总要留一束光,照亮自己尚未蒙尘的远方。

【步履寻章】

中年人的旅行